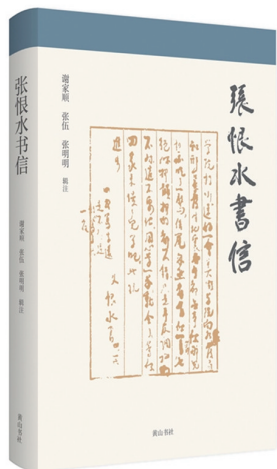


白帆回望处 红笺有深情

——《张恨水书信》出版感言

郑炎贵



《张恨水书信》
谢家顺 张伍 张明明 辑注
黄山书社出版

癸卯年金秋，黄山书社首版了《张恨水书信》（以下简称《书信》）。一封封熟悉的笔风尺牍，让我感觉研究张恨水又有了新维度新视角。

首先，从写信的时间与对象上做了科学的梳理与编排，条理性、逻辑性一目了然，开篇即为张氏最早的1922年书信，而末篇则是1965年张氏生命最后阶段的封笔信，共收书信314件，辑注编排以时间为“经”，又以读信对象为“纬”，进行经纬交织式的编排，开篇第一辑即收入张氏作为编辑与读者之间的通信241封，其篇幅占全书的一半有余，体现了“读者第一”的现代理念。

其次，辑注者从公开与私密的性质上进行归类排序，对作者以编辑身份致信读者，或以作者的身份致信读者的这一类属于公开信的269通，全部编入第一辑与第二辑，这类书信虽曾公开见诸报刊了，哪有今日一书在手而尽览之便呀！

另一类当为私密性的通信，已被辑入第三辑与第四辑。就原作者而言，当无意于公开发表，而对今人而言，却是探寻张恨水内心世界的金钥匙。在散文体裁中，日记与私下写给朋友与亲属的书信，是最能表现作者真性情的东西，应说句句皆为真话，虽然真话并不等于真理，但是绝非虚假的大话、套话，从中可以感知张恨水敦厚平和、谦恭向善的人格魅力。

《书信》第三辑收有张恨水连续写给华林的三封信。张在1941年8月7日写给华的信主要反映两件事，其一事关申领平价米，张自称“已在《新民报》领得平价米”，虽然老家老母也需要米价贷，但决定不向文协申报，足见张恨水的无私自律；另一事关赈济作家白薇。白薇原名黄彰，从北平辗转来渝，“现于南温泉重病，热达40度，有时昏迷”“独身老处女”，作为邻居的张恨水就此写信恳请文协与文奖会“以资救济”。

其实，自从1939年初日机轰炸重庆市区起，张恨水一家便疏散到了南温泉桃子沟，先租一平房住，与老舍为

邻，后住进文协的三间茅草房，因难避风雨，故戏称为“待漏斋”。这一时期生活，张氏在随笔《东行小简》与《山城回忆录》中有记述：“每天奔走于山城海棠溪与南温泉之间。”“提囊负米。”“或奔避空袭。”“或烈日如炉中艰难步行。”“日夕焦虑米价。”平价米中沙子稗子多，他就“架镜于鼻，且食且剔”，如此艰难困苦中张氏还是自我自律，决不因私利向社会伸手，倒是热心关心文化同人，其厚道品格毕现。

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《书信》出版的意义，即为今人打开了走近“文学张恨水”的另一扇窗，从而多维度体察其风貌与灵魂。

坚主抗战又有新印证

见载于1938年3月21日《新民报》副刊《最后关头》有“关于诗”一信，张恨水声言“对于旧体诗有三种不愿发表：（一）颓废的没有抗战意味的；（二）自我宣传的；（三）不很成熟的”，并特地提到并肯定“新的不能再新的朋友毛泽东。”“他也是常常大作其七律。”

见载于1939年1月19日《新民报》副刊《最后关头》“关头语录”，张恨水锋芒直指侵略者，“法西斯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拉人加入反共公约，结果只拉上了一位马牛其风的小匈牙利，世界上似乎也有些公理存在。”

白纸黑字，言之凿凿，毫不含糊，十分明确地印证了张氏的抗战立场与其抗战文学的契合。

重气节、守正义有了新材料

收入第三辑《复左笑鸿信》中有曰：“十五日，弟一度欲飞汉转赴前线”，为朋友“阻止”。此信后辑注者特附左笑鸿1938年6月28日在香港《立报》副刊发表的相应文章。原来抗战爆发后，本在南京办报的张恨水被迫撤回安庆老家，自己病体尚未痊愈，好友左笑鸿见到他“脸上因为风霜而且病未全好，又瘦又黑”。而张氏把家眷送到潜山后，不仅支持自己的三弟、四弟扛起了枪杆抗日，连自己“还打算上前线呢”，左氏不能不佩服他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勇气与正义感，称赞其“为国为乡，一门忠勇”，然而毕竟“以一双手无缚鸡之力的人”怎能上前线呢，左氏当即劝阻，张氏也自觉“可笑可怜”，于是便毅然转“用笔锋抗战”。

同情弱小、反抗强暴有了新注脚

为什么张恨水在众多的小说中都掺入了武侠的内容，《书信》第二辑《致〈新华日报〉编者》信揭开了这个谜：“武侠小说曾教读者反抗暴力，反抗贪污，并且告诉被压迫者联合一致，牺牲小我。”“人民的不平之气，究竟是可以喊出来的。”由此可见张氏对底层人民是极富理解与同情心，同时他也看到这中间的消极影响，从而自觉地在武侠小说创作中注入时代精神，无怪乎他的“啼笑因缘”结尾处出现了关氏父女加入抗日义勇军的壮举，刷新了侠义英雄的人生亮色。

王安石有“户外惊尘尺书至，眼中飞浪白帆收”之喜，苏东坡有“红笺短写、锦句断肠”之诗，笔者亦因《张恨水书信》有感而发：通才巨匠成于渐，气节如虹百忍家。书信行间张大义，至今烛照耀中华。

现实与美

——邬云文集《安居笔记》读后

吴怀东



《安居笔记》
邬云 著
团结出版社出版

我参加文学活动时会见见邬云，除了上台发言平时她话不多。文学是一种个人经验，文学家往往擅长“冷眼旁观”、用心感受，好作家往往笔胜于口，邬云就属于这样的作家。她新面世的文集《安居笔记》再现了她敏锐的日常观察，她并非等闲生活的记录者，而是美与诗意的发现者、分享者。

文集分为“安居笔记”“灯火阑珊”“岁月不居”和“半路留痕”四辑，记录了邬云对祖父、外祖母的感念，对父母的敬爱，对爱情婚姻的经营等。其中对女儿成长的记录最有趣，如《天使的翅膀》写女儿小时候的几件事，文字简练至极，但女儿的可爱神情毕现，真实而生动：“月儿今天学了‘美丽’一词。下午放学一进家门，书包还没放下，就拉着我的手抒情地喊道：‘美丽的妈妈！’放下书包换拖鞋，又自语道：‘哦，美丽的拖鞋！’推门进卫生间，又喊：‘美丽的门！’‘美丽的镜子！’”《草垛》写幼时和小伙伴在草垛里玩捉迷藏的经历，《乡村美食》写乡村特色食物“发粩”“豆粩”和“豆腐”，刻画入微，读者几乎可以照单制作。

作为作家，邬云参加圈里聚会活动以及对同道文字的评论在文集中有所体现。《金秋诗会》写她第一次赴沪参加诗会活动的经历，买车票，换车票，搞错了车票时间，错过了上车时间，整个过程叙述详尽，新鲜有趣。文集也记录了自然界的风花雪月，如《沿着春天的方向》《苏州行记》等。作为知识女性，读书是邬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。灯下读书的感悟，《庄子如此寂寞》《真实的生命细节》《写给孤独》《粉红的信笺》等篇章引人入胜。

文集中有许多邬云的“碎碎念”，邬云显然不是要抖落个人的日常琐碎——比如她一直憧憬的“水床”，我是第一次知道还有这样的新奇家具。这不正是普通人追求的岁月静好吗？虽然文学理论常说“愤怒出诗人”，但我经常在课堂上对学生说：我宁愿你们不当诗人，也不要愤怒。愤怒的人生是痛苦的，作为愤怒产物的诗歌是人生所经历痛苦的额外补偿。

尽管邬云没有刻意追求艺术创新，但很多篇章还是显示出其与众不同的视角和才华，字里行间表达的是女性细腻微妙的感受：对善良的呼唤，对爱的珍视，对四季风景的迷

恋等。《诗歌如此美好》开头写道：“写下这个题目时，生命好像获得了从未有过的饱满与深刻，随着文字从笔下轻快地诞生——其过程与我童年时面对那条清清浅浅的小河有着惊人的相似。我仿佛看见：鸟儿们正对着它们拥有的碧空抖动骄傲的羽毛，开始一次愉快的飞翔。”——多好的文字啊，可能因为我文学才华不够，只好如此笨拙地表达我的会心和赞美。

文集中最能表现邬云作为女性作家情感的，是对女性生活、地位具有无意识的关注和敏锐的观察，亮点纷呈。《七月七夕的爱情》写古今名人的爱情婚姻，视角显然是女性的——从女性的角度观察这些爱情婚姻发生的过程以及女性的命运。《女儿经》从对自己幼小女儿的观察竟然联想到女性的社会角色，可见邬云具有强烈的女性性别意识。在野生动物世界，雄性才是花——大公鸡拥有骄傲的彩色尾羽，雄孔雀才会“开屏”，雄鸟追求雌鸟的歌唱特别悦耳动听，但是，在人类社会，女性才是美丽和慈爱的化身。

文集表现了邬云高妙的鉴赏能力，虽然理论批评不是邬云用力所在。其中评论诗歌的文字最具灵性，如《路顺的诗歌特质：不由自主发出的声音》《连汗水都会说话》，这两个题目就很好。评论吴少东《描碑》的文字不长，却很好地解释了此诗特色，她的诗评吸引我不得不在深更半夜找这首诗来读，并与吴少东微信夜聊。

流年岁月的生活、行云流水的文字，很适合散文文体，也适合当代人的阅读兴趣。写到这里，我不禁问：邬云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作品？原来邬云出生于禅源太湖、朱湘故里，她的创作起步于著名的安庆师大白鲸诗社。我的疑问也就化解了，她具有诗心、诗性，完全符合逻辑。

